

日前,校订本《济南泉水诗全编》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。与会的文史专家学者及媒体代表,对侯林、王文编校的校订本《泉水诗全编》予以高度评价。

校订本《济南泉水诗全编》(一、二、三卷),由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院、济南市地方志研究院主编,近日由线装书局出版发行,其中收录济南清代泉水诗高达3437首,是济南市历史文化与泉水文化整理、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。

《济南泉水诗全编》学术研讨会举办从泉水诗中阅读泉城文化气象



侯林(左)、王文(右)向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孙书文赠书。

记者 李康宁

十载辛苦结硕果

钩沉索隐十年,披沙沥金万卷。校订本《济南泉水诗全编》的付梓,背后历经了诸多艰辛。为编校此书,侯林、王文十余年来遍访山东省内以及全国各家图书馆、数字古籍书库,翻阅、查找数万种古代的诗文别集。终于让很多趋于散佚状态的珍贵诗文和古籍,重新回到公众视野。已经出版的校订本《济南泉水诗全编》(一、二、三卷)为清代卷,清代之前的泉水诗,亦将陆续推出。

这3000余首清代泉水诗,包罗万象内涵丰富。其中有康熙、雍正等皇帝的咏泉之作,也有草根文人随兴而发的作品。有济南本地的名人手笔,亦有外地雅士行经泉城留下的印记。更有不少书信来往、互相唱和之作。其中,涉及的诗人多达956位,时间纵跨数百年,可以说是蔚为大观。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吕家乡,在阅读此书后表示,从一首首变化多端的诗词中,“更加体会到汉语词汇的宏富丰赡和语法结构的灵动活泼”,对此书的评价是“体量巨大,意义非凡”。

就规模而言,此书所收录的泉水诗体量,远超其他作品。2012年,济南市史志办公室曾经编纂《济南泉水志》,共收录历代济南泉水诗1200首。此书中,单是清代泉水诗便收录3437首。除了内容的广度之外,此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准确、权威。济南历代泉水文献,到今日某些泉水艺文书籍,都存有诸多错讹之处。

为此,侯林、王文下足功夫,对收录书中的全部诗作,详加考订校勘,一定要为济南留下一部可靠的泉水文献。为了一词一句,甚至是一个有争议的字,他们常常要多方考证,找到最权威的出处。很多珍贵的古籍不能拍照留存,必须逐字逐句手抄下来作为资料,其中付出的心血,可想而知。

令人欣慰的是,在对泉水诗的收集考证过程中,很多关于济南历史的片段也被打捞出来。侯林与王文,先后撰写了《芙蓉街史话》《华不注史话》《济南园林七十家》《济南名泉考》等专著,很多的史料都是独立发现,独家品评。这可以视作对编校者辛苦付出的一种独特的回报。

寻找济南文化的“灵魂”

“泉水是济南的灵魂,而诗歌又是文学的灵魂。所以泉水诗,也应当是济南文化的灵魂。”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存昌表示。他对侯林

和王文苦心孤诣地寻找泉城文脉,弘扬泉水文化的付出,表示深切的敬意。

侯林和王文都是济南的媒体人,因为工作与文化相关,早年间便已相识。近年来,二人开始专注于济南泉水、园林文化的再度发掘。尤其是侯林,退休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,都投入泉水诗的编校工作当中,直到古稀之年仍笔耕不辍。

侯林的兄长侯琪,曾为济南出版社编审。

兄弟二人在济南文化圈颇有名气,被称为“济南二侯”。而侯林先生的女儿侯环,也是济南大学副教授,同样致力于济南历史文化的研究。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宋遂良评价,侯家几代文化人,都有着很高的文化水准和道德操守,非常难得。作为土生土长的济南人,他们也自觉承担着研究、传承济南文化的义务。

济南历史文化学者魏敬群、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朱亚非均表示,《济南泉水诗全编》给解读济南地方史提供了另一种方向。从诗中发现了很多记载,可以视作历史构成的丰富细节,值得研究和品读。

济南地方史志研究院史志处处长庞新华,也部分参与了本书的编辑修订过程。在他看来,“水生泉,泉生文,文生济南”,济南人灵秀风雅、重教务本、豁达乐观、宽容进取的一面,大概就是近于泉、源于水的原因。侯林、王文对于济南泉水诗历史的整理发掘,是对城市的热爱,也是一种“家国情怀”的展现。

期待“泉水诗”走向大众

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伯齐先生曾在40年前出版了《济南诗文选》,这本书也一直是研究济南文学、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。而对于这本新出的《济南泉水诗全编》,李教授认为,本书展现出的不计名利、执着追求的学术精神,对于学术界中存在的一些快餐化的浮躁风气,是一种有力的驳正。

与会专家认为,《济南泉水诗全编》有着鲜明的存史与用世价值,它对于当前的泉·城文化景观申遗、建设文化济南都有促进作用,而且在济南泉水文化的发展历史上也具有里程碑的价值意义。

同时,一些专家也提出了更多的期望。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守森,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分析了本书中的一些作品。他认为,从文学性的角度看,《济南泉水诗全编》中很多诗作的水平并不算高。要让大众深入了解泉水诗,应该尝试从《济南泉水诗全编》中摘取一些较为优美可读的作品,做一个“精选本”。如此,才能更好地推动泉水诗的普及和传播。

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李掖平,也期待着让泉水诗“活起来”。她认为,对于专业的文学和史学的研究者,本书的价值毋庸置疑。但在当下的传播语境下,让更多年轻人爱上“泉水诗”,一是要优选、精选,二是要结合视频、手绘等新媒体传播的方式。侯林和王文已经做出了很好的示范,加大推广力度,需要更多力量的参与。

对于大家的意见和建议,侯林表示非常感谢。回忆起年轻时求学的经历,他特别感谢曾经的恩师张伯海先生,引领他走向了学术研究的路程。而如今得到众多专家的关心和鼓励,更加让他认识到文化传承的意义。自己必将更加努力,力争让更多的“泉水诗”现之于世。

本次学术研讨会,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、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院(济南市地方史志研究院)、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等单位联合举办。研讨会前,侯林、王文向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赠送校订本《济南泉水诗全编》(一、二、三卷),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聘请侯林为兼职教授。

□吴济夫

梁山县属鲁西南戏剧之乡。源于山西上党梆子的“梁山呕”——枣梆,清末诞生于梁山县方庙村;山东梆子亦从民间诞生、发展。梁山系老县边区,戏剧起步较晚,现略述其春秋史话。

清末民初,梁山县寿张集村的井守俊先生,少年时期就很热戏。该村有个小玩局,作为组织戏班的基础。当时,职业戏班很少,人们非常渴求文娱生活。民间流传:“锣鼓一响,满街人淌”“怀揣窝头几根葱,捧着剧团听半冬”“戏班一走,松死几口,别埋别埋,戏班还来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井守俊靠朋友资助,购置箱具,聘梆子戏大净张学为(浑名大麻子)、夏庆顶(艺名夏回子)、大生王五、李富贵、岳元和(浑名瞎红脸)、青衣任宝和、王玉和、毛净明华兴,文武生邵振华,花旦邹振(艺名小华)等,可谓“五湖四海,精英毕集,各项门头,戏码又全”,组成了一个功力扎实的山东梆子戏班——“长生班”。民国七年秋后,在村里十月古会试演四天,名声远扬。台口连接,很少“打坐伙”(即无人批戏,清演出),演出一直到春节放假过年。

戏班演员正月初六集合,首先到东平县城里城隍庙戏楼演出。自二月二庙会开始,直到芒种,这是戏班演出的黄金时期。批戏的多,戏班子扎实,有时必须分班:甲地会的终日,就是乙地会期的开始。相重一天,两个会上都得演戏,不能冷场。戏班也很习惯“赶戏”,即甲地会上唱完夜戏,赶紧装箱上车,赶往乙地黎明的早三出、跳加官,虽然辛苦,可多挣钱。四天的戏价高达120块现大洋。

该班成立后,演出顺利,曾多次到济南、开封、徐州等大城市戏院演出。民国十五年,他们应邀到曲阜孔府演出,曾获孔子第76代孙衍圣公孔令贻嘉奖,亲笔题赠“长生班”匾额一块、赠予“虎头牌”一对。这在当时是很荣耀的。

该班能盛极一时,首先是井守俊先生有强烈的事业心,收入都用在添置箱具,聘请名角、提高班底等扩大业务上。其次角色硬、齐全,较大的戏如《反洋河》《闯幽州》等都能开场。“长生班”名角多且精,一次大安山庙会演出《二进宫》,大麻子饰徐延昭,瞎红脸饰杨波,任保和饰李娘娘。他们三个都是黑、红、青衣顶门头的一流角色。在大段辩论的戏中唱得“拧绳”(俗语“带劲”),三人一人一句对口唱,各展其能,字正腔圆,惟妙惟肖。当时,几位会首都是行家。他们赞扬说:“要想听,《二进宫》,里头有戏。”

好景不长。“长生班”兴盛了几年,钱也挣了,名也扬了,问题随之而来。最突出的是这十几个名角,有的跳班,有的装病、告假,总想多弄几个钱。民国十九年,“长生班”历时11年后解散。

井守俊经营“长生班”十余年,积累了资金,业务成熟,对打“窝班”(类似戏校)有水到渠成之势。首先聘请了吴桂元、李保梅、阎思明为教师,此三人都是“本头戏”多,武功好的科班出身且唱戏多年的老“江湖”,有一套打窝班子的经验。接着就招收学徒,其条件是:10—15岁的男童。招收了近百人,经过一冬天的准备,过阴历年就开班了。

定名“大井班”,演员名字

中的“金”字,是科班的特点和标志,同现在戏剧学院某“届”毕业生相似。文生蒋金杯的《捉寇》,他饰寇准,复杂的心理状态都能在做功上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,加上嗓子好,加几个花腔,内行人说他是活寇准。后在战争年代,他到鲁豫边区民友剧社当社长去了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他回家探亲,家乡戏迷好友劝其再演一次《捉寇》。他应允后登场轰动十里八乡,数万戏迷一下子都拥到了寿张集。戏园子的围墙被挤得轰然倒塌。戏只演了一场,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遗憾。

大井班唱响后,大生任心才,功底深厚,唱腔豪放、婉转动听,擅演《吊孝》《抚琴》等戏,后任郓城县剧团业务团长。大净章兆林,大生王五,青衣任保和等名角,都特受欢迎。王五饰杨元帅的《辕门斩子》,在东平城隍庙戏楼演出,把喜、怒、哀、乐表演得活灵活现,把吹胡子、瞪眼睛、顿纱帽等动作表演得恰到好处。尤其是他的立嗓之妙更为罕见。当穆桂英进帐报名时,吓得他面色陡变,手托纱帽,一个立嗓围大帐跑了三圈,台下掌声雷动。

过去戏班的弊端很多,有点名气的角色,就这山望着那山高,流动性很大。尤其是出徒后,个别人见圈就跳,见空就钻。说什么“一年师傅二年哥,三年不认得你和我,四年就要操家伙(即打起来)”。民国二十六年(1937年),黄河发大水,又加日本鬼子进关,“大井班”就解散了。

井守俊知道,要想长久不衰,必须后继有人,所以在大井班兴旺之时,家里又组建了个小“窝班”。民国二十三年(1934年)十一月,聘请了著名山东梆子演员赵衍俊(艺名盖九州)为大师傅,石建录为二师傅,王凤仙为三师傅,具体负责教练事宜,很快就开班了。定名“福”字科,习称“小井班”,演员共40名。师傅抓得紧,演员学得很快,能上演的就到大井班见习。大井班解散后,留下的演职员就归了小井班,两班合并,班子仍很扎实。时局关系,该班转移到黄河北活动,1945年后解散。井守俊先生于1949年病故。

1949年,由抗日战争初期的昆山实验县改建为梁山县,政府拨1万斤小米,添置了新箱和道具,由“小井班”和郓城、南旺的两个“玩班”的演员合在一起,“梁山县洪峰剧团”正式成立。李作举任团长,李若玺任副团长,定员70名。文教科派一名文化教员和一名专职党支部书记加强领导。剧团以新的面貌出现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河南豫剧渗透到山东。山东梆子以高亢激昂,大黑、大红的戏领先,而豫剧以华润缠绵、生旦的戏为主,特别是坤伶最受欢迎。为了适应观众要求,“洪峰”剧团不惜高价到郑州聘来坤伶名角孙月娥,每天唱一个戏,聘金为老币13万元(即人民币13元),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额,人们送号“十三万”。同时,又吸收了两名新秀花旦李恒、李会姊妹二人,更是锦上添花,名噪一时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文化娱乐需求的提高,业余剧团大发展。20世纪60年代,梁山县有农村业余剧团21个,拥有枣梆、杂技、豫剧、弦子戏、山东梆子五个剧种,后来又有歌舞团、文工团等,除演历史传统剧目外,还自编自排了不少紧跟形势宣传教育的现代剧目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向平 美编:陈明丽